

张謇和立宪派

李时岳著



427.

11

张謇和立宪派

李时岳著

1

中華書局

张謇和立宪派

李时岳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海路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 印張 3 1/6 · 字數 53,000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37,500 定價 3.30元

統一書號 11018·412 62.11.京型

目 录

前言	1
一 从清流派說起	5
二 投身实业，亦官亦商	16
三 站在康有为的右面	27
四 为了抵制革命的立宪	38
五 立宪运动的最高潮	56
六 挂起共和招牌	68
七 为袁世凯窃国效劳	81
八 改良主义者的悲哀	94
附录一 张謇的家世	100
附录二 张謇生平事业年表	104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109

前 言

十九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年，中國連續出現了兩次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一是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運動，一是辛亥革命前的立憲運動。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改良主義者代表着以下這些階層的政治力量：要求或正在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地主階級開明分子，具有一定封建性和買辦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影響下的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產生的，它的前身大部分是官僚、地主或買辦商人，它的成員大部分對於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繫。中國的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遭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因此，它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具有一定的反抗性。另一方面，又因為它在經濟上發展得不够健全，在政治上軟弱無能，因此，不敢和國內外反動統治勢力進行堅決、徹底的鬥爭。這種政治上的兩面性，決定了不少代表資本主義及其傾向的人士走上怯懦的改良主義道路。

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思想开始出现。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資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飈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波濤。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維新人士，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号召，提出了震惊一时的救国方案——在不根本推翻封建統治的条件下进行某些資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这个方案不仅吸引了一部分官僚士紳和知識分子，而且打动了清朝光緒皇帝及其亲信大臣的心。于是，各地办学会、办报纸的风气大开，极力鼓吹維新变法；光緒决計作一番“除旧布新”的事业，詔令变法自强。在1898年，即戊戌年的6月到9月間，頒布了近百件的維新詔旨，轟动了整个中国。但是，維新派手无寸鉄，光緒也沒有实权，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頑固势力发动反攻，一举扑灭了新政，光緒被囚，“六君子”^①被杀，康、梁亡命海外，維新运动宣告彻底破产。

历史曲折地向前发展，維新运动的破产昭示人們改良主义方案是行不通的。二十世紀初年，革命民主主义的方案产生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陣营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分裂：一部分人高举“反滿”的旗帜，号召經過革命以實現共和；另

一部分人則死死地抱住改良主义的方案，并企图以君主立宪抵制民主共和，以改良抵制革命。在后一部分人的倡导下，发生了近代中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立宪运动。

第二次改良主义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兴起的。为了抵制革命，清朝统治者恹恹作态，敷衍改良派的立宪要求。改良派三跪九叩，哀求清朝统治者采纳他们的献策。最后，清朝统治者和改良派合作，用夸张的手法把毫无价值的立宪方案撕毁在群众面前。人民唾弃了立宪派，推翻了清朝统治，宣告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再一次彻底失败。

立宪运动失败了。用武器批判清朝封建统治及改良主义方案的辛亥革命接着也失败了。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本身有许多弱点：他们缺乏和国内外反动统治势力作殊死斗争的勇气，他们没有能够充分动员广大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他们还缺少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明智。立宪派——这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辛亥革命中却起了不小的破坏作用。他们腐蚀和瓦解革命阵营，牵引

① 政变发生，维新人士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被捕杀，史称“戊戌六君子”。

革命派向反动势力妥协，支持反动派窃取国家权力。这些，就是立宪派在辛亥革命这一壮烈的場面上所作的卑劣的演出。

张謇，是改良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中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主角，是立宪派的健将。通过张謇，可以看到改良主义的一些特点，可以認識立宪运动的反动本质，可以揭示立宪派破坏辛亥革命的骯脏勾当。通过张謇，还可以証明改良主义道路是一条死胡同，历史在这条胡同口上写着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一 从清流派說起

什么是清流派

清朝同治、光緒年間，有号称“清流”的一个政治派系。它的首領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鴻藻，主要骨干为潘祖蔭、宝廷、张之洞、张佩綸、黄体芳、陈宝琛、刘恩溥、邓承修等。他們的共同特点有三：（一）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試——所謂“正途”出身的封建士大夫，朝廷六部、御史衙門或翰林院的官員。洋务派首領李鴻章詆之为“书生腐官”、“穷京官、烂名士”。（二）都好議論时政得失，标榜“风骨”，不避权貴。集外交、軍事、財政大权于一身的李鴻章，就几乎受过所有清流派人物的弹劾。（三）一般都“以談兵为能”，每当边疆多事，即慷慨主战。但他們所抱持的只是傳統的“治国平天下”的“聖經賢传”，“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临事鹵莽张皇，实际上无非“空言以博时名”。这个派系，在当时的八股士子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他們的議論，被称为“清議”或“公論”，对当时的政治輿論有很大的影响。

“以清議維持大局”，曾經是清廷的重要“權術”。自從經過了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戰爭，以滿洲貴族為首的清朝中央政權業已大大削弱。新興的官僚軍閥集團——洋務派，在鎮壓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軍隊，掌握軍權，借“制械、練兵、籌餉”的需要截留稅款，把持財權，對外勾結侵略者，包辦外交，對內盤踞地方，支配政務，聲勢日益煊赫。清廷由於自己的虛弱，不得不依靠洋務派，但又非常不放心，害怕“外重內輕”、“尾大不掉”，於是採取了放任“清議”以牽制洋務派的策略。所謂清流派便是在這種“縫隙”里發展起來的。

洋務派官僚對於清流派十分厭惡、鄙薄。李鴻章每談及“清議”，即牢騷滿腹。一則說：“都中群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為患，鯁鯁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采謬悠無根之浮言。”再則說：“清議之禍，與明季同出一轍”，“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三則說：“天下事無一不誤於互相牽掣，遂致一事不成，良用喟嘆！”真是疾首蹙頰，情見乎詞。李鴻章把“清議”完全看作是“挑剔”和“浮言”，自然並不公平，因為清流派對於洋務派貪污、賣國的揭露，往往有根有據，頗能打中要害；但他說

都中“以内輕外重为患”，“互相牽掣”等等；却在一定程度上道破了清廷的“权术”，并流露出洋务派对于这种“权术”的憤懣。

不过，清流派和洋务派的矛盾并不是对抗性的。在维护清朝封建統治这个立足点上，二者并无歧异，所不同的是：洋务派承认帝国主义的厉害，主张对帝国主义妥协，并向外国学习某些本领，用外洋盔甲来防卫封建躯体；清流派则念念不忘于“天朝上国”“神明华胄”的荣光，认为“礼义”高于一切，“正气”不用外求，幻想用“圣经賢传”来抵挡外洋枪炮。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清流派的失势，随着地主阶级的部分买办化或资产阶级化，不少清流派人士也就轉入了对立陣营：或被洋务派所收买，或轉化为洋务派，或靠攏资产阶级改良派。张謇，就是由清流派轉化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人物。

张謇和清流派的关系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菴。因为家境窘困，刚滿二十岁就以一个江苏通州的乡村秀才远游謀食，初任江宁发审局委員孙云錦的私人秘书，旋入庆軍統領吳长庆軍幕，直到1884年吳长庆逝世。十年客幕生涯，张謇南北奔走，增长了知識，結交了不少朝野人士，而“友

好”之中很多都是所謂“清流”。《齋翁自訂年譜》写道：

“同、光兩朝，京師所謂清流者，奉李高陽（鴻藻）為魁，而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黃體芳皆其杰，友好中盛昱、王仁堪、仁東、張華奎、梁鼎芬、黃紹箕、文廷式皆預焉。”

張謇雖然是一個窮秀才，寄人籬下，但因為寫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好文章，又能慷慨議論政事，所以三十歲左右就有了一些名氣，頗為清流派所器重。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邊疆日益多事。在英、法、俄、美、德、日等資本主義列強加緊侵略下，琉球、朝鮮、越南、緬甸等中國鄰邦逐漸殖民地化，中國四周边境日益呈現嚴重的危機。保衛邊疆和幫助鄰邦，曾經是清流派的主要議題之一，張謇在當時有感於國家的危機，很想有所作為，但是他並不能提出有效的救國方案，結果只能跟在清流派後面搖旗吶喊。

1879年，崇厚赴俄國辦理索還伊犁的交涉，結果與俄國訂立了賣國新約十八款^①。約文咨送回國，輿論大譁。王仁堪、盛昱、張之洞、寶廷、鄧承修、張華奎等紛起彈劾，激昂主戰。李鴻章斥為“群吠力爭”，認定對俄作戰毫無把握，只得委曲求全，遵守和議。張之洞質問道：“李鴻章

高勛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錢，以制机器而养准軍，正爲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张謇正在浦口吳长庆軍幕，即代江苏学政夏同善起草《瀝陈时事疏》，高喊“儲才”备战，攻击洋务派誤国媚外，指責洋务派十几年来练兵购械，江海設防，“岁糜百千万金錢，日日議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百万于仇敌，緩詞而乞和。”又替吳长庆草拟《陈中俄战局疏》^②，希望朝廷“乾綱独断”，“以战为和”，拒絕沙俄的侵略要求。草拟这两封条陈，是张謇在政治上的首露头角。他要求抵抗外国侵略，指責洋务派“自强之无实”，應該說是正义的；但所提出的御侮方針，却只是訪求賢才、固結民心等空談，至于所謂“胜败之理，一决于气之盛衰”、“国家有事，当以气节为先”等等，只不过是清流派早就說过的陈言濫調而已。

1882年，朝鮮爆发了有名的“壬午兵变”。自

① 1871年，沙俄乘新疆阿古柏叛乱，派兵占領伊犁，称“权宜派兵駐守”。阿古柏叛乱平定后，清朝派崇厚到俄国交涉。1879年，崇厚和俄国簽訂条約，索还伊犁一个城池，却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特克斯河一带的广大領土，并答应給俄国五百万盧布，允許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免税进行貿易，开辟貿易新路（自科布多經归化、张家口至天津，自嘉峪关至汉口）以及在松花江行船。

② 《张季子九录·政聞录》卷一第3頁誤作《陈中日战局疏》，且誤为光緒八年(1882年)所撰。

从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打开朝鲜门户后，日、俄、英、美等国相竞攘夺朝鲜利权，从而激起了朝鲜爱国人民的义愤。变兵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侵略者的巢穴——日本公使馆。日本借词干涉，要素利权，胁迫朝鲜订立了仁川条约。清朝当局为了加强在朝鲜的影响，并阻挡日本对朝鲜进行更大的讹诈，派吴长庆督师赴援朝鲜。吴长庆委张謇筹划前敌军事。庆军进驻汉城，张謇运筹划策，表现出一介书生所难得的干练才能。他还主张三路出师，征伐日本，乘势规复为日本所侵占的琉球。而对于朝鲜，则提出了一些妄自尊大、干涉内政的荒谬主张。

李鸿章斥张謇为“多事”，反对他的主张，但一般封建士大夫却非常佩服张謇的见识，清流派要人如潘祖蔭、翁同龢等更是击节赞赏。1885年，张謇第六次应乡试，中第二名举人，主考官正是潘祖蔭、翁同龢等。1886年、1889年、1890年、1892年，张謇连续四次进京会试，潘祖蔭、翁同龢每次都想去取他，要把张謇这样一位名士收在自己的门下，但每次都没有如愿。1889年，潘祖蔭误把孙叔和的卷子当作张謇的，拆开“弥封”^①，十分懊丧。1890年，翁同龢又把陶世凤的卷子当作张謇的，等到晓得弄错了，竭力劝

张謇留考学正官，张謇不愿意，只好作罢。1892年，翁同龢在江苏卷子上堂时，不断提醒同考，要细心校阅，寻找张謇，结果却误取了常州刘可毅。直到1894年，张謇已年过四十，才侥幸录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经过多年辛劳，总算“大魁天下”，博得了科举场中的最高荣誉。翁同龢等暗中摸索多年，终于如愿以偿，皆大欢喜。

上述事例，足以说明张謇和清流派之间关系的密切。在中法战争(1884—1885年)前，尽管他还是个布衣秀才，但已经在政治上显露头角，为“清流”所器重。战后，他又是后期清流派首领翁同龢着意选拔的门生。但张謇并没有为“清流”所拘囿。随着时代潮流的推移，他逐渐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新思想，并在二十世纪初年，终于变成改良派的著名人物。这种政治上的变化，客观上正是反映了部分封建地主官僚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社会动向。

向改良派靠拢

188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年头。

这一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广西前敌将士

① 科举考试制度：试卷上糊上姓名，使考官无从知道某卷为某人以防弊，称“弥封”。

沐血奋战，曾大败法军，但李鸿章却以军事上的胜利作为向敌人求和的“资本”，签订了屈辱的和约。从此，中国周围的友邻国家相继被列强所吞并，中国社会形势也急转直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迅速加深。

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一批改良主义者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振兴商务，发展实业，裁减厘税，大去禁防，学习西学，废除八股，乃至设立议院，“君民共主”。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给皇帝上书，建议变法维新以挽救危局。

也在1884这一年，清朝政局发生了大变动。西太后为了加强对政权的控制，罢斥执政二十多年的恭王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全班军机大臣一概斥退。这是史无前例的大换班，张謇在自订年谱里特书“朝局一变”，并指为开始种下了清朝复没的根源。

随着李鸿藻下台，清流派健将纷纷落马。张佩纶被送到福州会办军务，法国海军闯入马江，战鼓初响，张佩纶即落荒而逃，结果革职充军。陈宝琛被送到南京为南洋会办，和法使议订条约，大失国体，受到降五级处分。邓承修被送到广西边疆，和法国交涉划界事宜，历尽艰苦。黄体芳因奏参李鸿章而降级调用。梁鼎芬

因弹劾李鴻章而革职。王仁堪因奏折中牽涉恭王当政的醇王奕譞而外放知府。唯一沒有落馬的张之洞則跨上了洋务派的馬鞍^①。惲毓鼎《崇陵传信录》写道，从此，“言路名望銳減”，“群臣务为慎重，以奉公守职为賢”。也就是說，喧嚷一时的清流派銷声匿迹了。

张謇自从 1884 年吳长庆逝世后，除一度入开封府幕、几次进京赶考外，主要逗留家乡一带，先后掌教选青、瀛洲等书院。十年客幕生涯，他揮毫弄墨，名动公卿，但也受到了不少刺激，懂得了不少官場黑幕。吳长庆之死就是大刺激之一。原来庆軍是淮軍的一支，吳长庆是李鴻章的老部下。但因为吳长庆信任张謇，而张謇的对外态度和李鴻章有所不同，从而招致了李鴻章对吳长庆的不滿和猜忌。1882 年，正当吳长庆进駐朝鮮，立下“大功”的时候，李鴻章便打算撤除吳的兵权。1884 年，李鴻章調吳长庆駐防金州，留在朝鮮的三营庆軍由吳兆有統領，袁世凱帮办。就在这一年，吳长庆病故，据說是袁世凱交結李鴻章，为表现自己的才能，处处給吳长庆难堪，把吳长庆活活气死的。为了这件事，

^① 清流派另一健将宝廷则在 1882 年便因为荒淫漁色，“有玷官声”而終身廢退。世传其詩云：“微臣好色成天性，只愛风流不爱官”，乃是一个不要臉的家伙。